

陈友琴著

晚晴軒文集

巴蜀書社

晚晴軒文集

陈友琴著

巴蜀書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邓 南

特约编辑：杨 丹

封面设计：曹 辉 禄

晚晴轩文集

巴蜀书社 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简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3.75 字数 91千字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620

书号：10329.7

定价：0.65元

目 次

弁言·····	(1)
---------	-----

(一)

一、关于清代重要诗人的评介——读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	(3)
二、略论清初诗坛上的南施北宋·····	(16)

(二)

三、略谈厉鹗在西湖写的各体诗及其他·····	(28)
四、苏东坡与白乐天·····	(35)
五、刘禹锡酬赠白居易七律一首简析·····	(37)
六、李清照及其《漱玉词》·····	(39)
七、读清代著名诗人黄任的《香草斋诗集》·····	(44)
八、读彭兆荪《小谖觞馆诗集》·····	(50)
九、纳兰性德论诗·····	(53)
一〇、清代著名夫妇诗人——孙原湘和席佩兰·····	(55)
一一、略谈张维屏的诗及其杂著·····	(61)
一二、景山和玉练桥·····	(66)
一三、读赵执信《晚发芹泉驿夜过寿阳》·····	(68)

一四、赵翼咏旅途的困苦·····	(70)
一五、朱舜水在日本·····	(71)
一六、俞曲园和日本友人的交谊·····	(75)
一七、山乡水国说池州·····	(76)
一八、春游“十渡”·····	(80)
一九、从牡丹和荔枝说起·····	(81)
二〇、一首西瓜诗的剖析·····	(83)
二一、什么是田园诗·····	(83)
二二、书的“三味”·····	(85)
二三、略谈茶的历史及其有关诗文·····	(85)

(三) 读书札记

二四、水天·····	(94)
二五、驴·····	(95)
二六、浣衣与沾衣·····	(96)
二七、《石头记》与石头大师·····	(97)
二八、《红楼梦》中引古人诗时发生的小错误·····	(97)
二九、曾子固能诗·····	(98)
三〇、读薛涛《洪度集》·····	(99)
三一、畏日拘忌·····	(101)
三二、破山剑·····	(102)
三三、《艾子杂说》与《笑林》·····	(103)
三四、珰与穿耳·····	(103)
三五、《野叟曝言》论《黄鹤楼诗》·····	(104)
三六、南宋使者聘金记——读楼钥《北行日录》·····	(105)
三七、蒲桃酒·····	(108)

三八、痴女与慧僧…………… (109)

三九、文以意为主…………… (110)

(四) 诗 抄

四〇、赴日诗抄 (七首)…………… (111)

四一、再登八达岭 (二首)…………… (112)

四二、洛阳龙门谒白香山墓…………… (112)

四三、一九七九年初秋游碧云寺香山公园归途口占三
绝…………… (113)

四四、一九八〇年初春登景山…………… (113)

四五、大连棒捶岛消夏四绝…………… (113)

四六、过郎当驿唐明皇幸蜀闻铃处…………… (114)

四七、剑门关…………… (114)

四八、嘉陵江上见人送别…………… (114)

四九、别成都过龙泉驿…………… (114)

五〇、旧作绝句二首…………… (115)

附：钱钟书 (默存) 先生和诗一首…………… (115)

弁 言

1981年以后我写了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有的发表了，有的还没有发表，我把它集成一编，命名曰《晚晴轩文集》。

为什么叫“晚晴”？记得唐李商隐《乐游原》诗中说过什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人批评这是所谓“黄昏思想”，是很要不得的。可是李商隐还另有一首很好的诗，题目叫《晚晴》：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我爱读这首五律，从前何焯（义门）评此诗云：“**霪雨**不止，幽隐无以滋蔓，正不晓天意何爱此草，忽焉云开日漏，有人欲天从之快，盖寓言也。”

我很同意何义门的评论，不过旧时代的所谓“天”，未免玄妙难言，也不必妄加评鹭。可是“人间重晚晴”却是事实，云开日漏，爽朗可喜，是道道地地的事实。照我本身的经历，晚年得到种种优越的待遇，年过八十，体力未衰。跟随着群众一道向前迈进，走上新长征的光明大道。祖国愈强盛，保卫和平的力量也愈壮大，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

在这样好的境况中，所谓“人间重晚晴”，确是实际情况，我同意何义门的“云开日漏，有人欲天从之快，盖寓言也”的说法。我是从旧社会经历艰难困顿的境遇，翻腾磨炼过来的。如今真是“云开日出，有人欲天从之快”。晴窗之下，掇拾小文，名

之曰《晚晴轩文集》。其中有论古代诗歌的，有谈文人轶事的，也有类似杂感随笔的，不名一体。读书札记较多，短小而并不精悍。另外还附有旧体诗数首。由于学力很差，跟不上时代的要求，野人献曝，十分可笑。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

陈友琴

1984年7月15日

(一)

一、关于清代重要诗人的评介 ——读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

清代自顺治甲申（公元1644年）起至宣统辛亥（1911年）三百年中间也出了不少诗人，陈维崧（其年，1625—1682年）《篋衍集》只提及康熙初年（癸丑）而止，沈德潜（归愚，1673—1769年）所选《清诗别裁》较为完备，但1769年以后的诗人，他因年代所限，未能涉及。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论人论事较多，而选诗甚少，且限于清初，自无法作清诗选本的代表。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十函，搜罗甚富，是研究清诗的重要编著。

我这里所要介绍的只为一般读者着想，单谈一下张维屏的《国朝诗人征略》，让读者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如果要进一步研究清诗，当然要参考以上所举各书，张维屏的《征略》，只是入门的阶梯而已，升堂入室，在学者自己的努力。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一字南山，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进士，四为县令，并代理过南康知府。五十六岁（道光十六年）辞官回家，筑听松园，过隐居生活。著《松心诗集》、《松心十录》等。这两种书我已另文介绍，这里单谈他的《国朝诗人征略》。

《征略》第一编只有六十卷，收了1095家的作品。他在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的序中说：“诗人总天下之心以为己意，所言者天子之政，故谓之雅。观孔疏所称诗人，则周公、召公、

卫武公、尹吉甫，皆在其中矣。”这是传统的封建社会的所谓“诗教”。他用此作为教条来衡量，得出的结论：“盖以人言，则智愚贤否等有不齐，以诗言，则凡作诗之人皆得谓之诗人。诗以人而重，人不以诗而轻也。”到了道光十年再印此书作“再识”时，说“兹编所录不过千百之十一。然百数十年以来，心藏手写，师事友事之人，大半略可考见。论者谓增广闻见，陶冶性灵，均有裨助。……旋里四载，刻至六十卷”。

作者对于每一个作家，除极简略的小传而外，征引《四库提要》《国朝诗别裁》等书略作评介，然后寻章摘句，企图代表作者自己的面貌。这样做，当然是很不全面，往往挂一漏万，会失掉庐山真面目。但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谁也无法在这样“征略”的书中作全面的概括的。

《听松庐诗话》中有不少为我所喜爱的，如论施闰章云：

“余每出，必携书，或置怀袖间。省书则劳苦烦闷俱可遣。愚山先生先我言之，句云：‘随身时带读残书’。余频年作客，每得家书便如到家一回，先生又先我言之，句云：‘家书到眼当还家。’余答朋好书，胸中多所欲言，辄致迟迟不发，先生又先我言之，句云：‘情多翻致报书迟。’”

又《松心目录》云：先生集中有复孙征君钟元书云：“人事冗沓，恶动求静，正是动静未合一处。此书要须静处立根，久之即动是静，乃为得手。”又与所亲书云：“终日不见已过，便绝圣人之路。终日喜言人过，便伤天地之和，此二条警切，真足为我辈药石也。”

《听松庐诗话》述顾炎武诗并评云：“亭林先生诗多沉雄悲壮之作。偶记一律云：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槎海上横。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崩车断簇周千亩，蔓草枯杨汉

二京。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嬴。真气喷溢于字句间，盖得杜之神，而非袭其貌者所可比也。”

《诗话》又论黄宗羲先生之诗，有云：“梨洲先生书壁绝句云：‘倦钩帘箔书沉沉，难向庸医话病深。不信诗人容易瘦，一春花鸟总关心。’先生孝义肫挚，经术湛深，而诗情乃尔婉丽，所谓‘老树著花也’。”

《诗话》论魏禧（叔子）云：“著书万卷，我无一字，叔子集中笔铭也。大造不言所利，大臣不居成功，断大道理，不意于寸管见之。”

魏叔子诗，苍古质朴，然亦有风致绝佳者。《春日绝句》云：“棕鞋藤杖笋皮冠，落日春风生暮寒。竹外桃花花外柳，一池新水浸阑干。”

又云：魏叔子句云：“车轮碾白日，客路接青天。面饼频餐惯，风沙一路添。”北道风景，宛然在目。又“花阴零碎月”，五字幽隽；“雨脚压天低”，五字状景亦真。

冯班（字定远，号钝吟）江苏常熟人。赵执信于近代文章家，多有批判，独敬服定远，一见《钝吟杂录》，即叹为至论，具朝服下拜于定远墓前，焚私淑门人名刺。可见其崇拜之诚意。

《听松庐诗话》论冯定远云：“定远临桂伯墓下绝句云：‘马鬣悠悠宿草新，贤人闻道作明神。昭君恨气苕弘血，带露和烟又一春。’苍凉之意，出以绚丽之调，是谓才人之笔。”

《诗话》论黄虞稷（俞邵）时，有云：“马瑶草士英罢凤督时，肆力为画，黄俞邵题一绝云：‘半闲亭上草离离，尚有遗踪寄墨池。差胜当年林甫辈，弄獐貽笑误书时。’”李林甫误“弄璋之喜”为“弄獐之喜”，传为千秋笑柄。

《诗话》论王渔洋（士禛），颇有中肯的意见。如云：“阮

亭先生诗，同时誉之者固多，身后毁之者亦不少。推其致毁，盖有两端：一则标举神韵，易流为空道；一则过求典雅（即“王爱好”之说），易掩却性灵。然合全集观之，入蜀后诗骨愈苍，诗境愈熟，濡染大笔，积健为雄，直同香象渡河，岂独羚羊挂角。识曲者真，要当分别观之。”

《听松庐诗话》云：“乔石林过高邮诗，有云：‘舴艋妇子巢，场圃鱼龙舍。买薪须论斤，卖儿不计价。’写水灾语极沉痛。”

《松心日录》论陆陇其（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谥清献，有《三鱼堂集》）有云：“清献之学，专宗朱子，其论人未免过严。于太史公传游侠则以为陋；于韩昌黎上宰相书则以为耻；于渊明太白，则讥其酗酒；于东坡则诋其近禅；于阳明则尤排击不遗余力，竟至谓明之亡，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无乃已甚。且由斯以谈，三代不几少完人欤？”

《听松庐诗话》论叶燮（字星期，号横山，吴江人。康熙九年进士，有《已畦集》）有云：“叶横山有《梅花开到九分》绝句云：‘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怜处士已无家。’可谓深情苦语。”

论汪琬（字苕文，号钝翁，与魏禧、侯方域并以古文擅名）诗有云：“钝翁《纳凉》绝句云：‘衡门两版掩松风，葵扇桃笙偃仰中。就与孙、刘相阔绝，不过令我不三公。’诵此诗可见此老倔强而风趣，故自洒然。”又云：“钝翁有《初置山庄》绝句云：‘溥帚旋除蛛网净，插篱每护药苗新。老夫到老不晓事，能几何时作主人？！’此诗是为贪痴眷恋者作一杵清钟。”

论许虬（竹隐，苏州人，有《万山楼诗集》）云：“竹隐

《折杨柳歌》云：‘居辽四十年，生几十岁许。偶听故乡音，问爷此何语？’极质极古。”

《松心日记》论刘献廷（继庄，河北大兴人，有《广阳杂记》）云：“刘继庄云：‘西北有水而不能用，不为民利，乃为民害，’其论正确。盖水必有地以潴之，有道以行之，乃不为患。但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恐效未见而怨先见，故事不易举也。余因思孙文定公总督直隶开五百八十渠，终公任无荒患。然则前人行之，亦既有成效矣。”

继庄诗：“古之兵皆农，农富兵亦强；古之士皆农，农朴士亦良。”合兵农士一之，此思想在当时甚为难得。

《听松庐诗话》论吴旻（修龄，常熟人或作昆山人）《围炉诗话》云：“意喻之米，文炊而为饭，诗酿而为酒。唐诗有比兴，其词微而婉；宋词少比兴，其词径以直。作诗学古则窒心，骋心则违古，惟学古人用心之路，则有入处。”以上三条，皆《围炉诗话》语，颇精妙。

张英（字敦复，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官至大学士。有《文端集》），《听松庐诗话》云：“张文端《严陵江诗》，通首格意俱高。结云：‘翻嫌人好事，高筑子陵台。’此意尤未经人道。”

徐倬，号莘村，浙江德清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读，有《蓂村集》，尝辑《全唐诗录》进呈。《听松庐诗话》述徐倬诗云：“乌须药前人集中罕见佳咏。莘村先生有走笔谢谈未庵惠乌须药诗云：‘妙药封题百感生，欲教鹄浴受乌踪。拔心草已经霜萎，半死桐难向日莹。对镜只愁衣失素，逢人还恐面先赭。休将混沌蛾眉画，留得天真此数茎。’颇有风趣。”

纳兰性德（容若），原名成德，满洲人，康熙十二年进士，

官侍卫，有《通志堂集》《饮水词》《侧帽词》《淶水亭杂识》等。《听松庐诗话》云：“‘绿槐阴转小阑干，八尺龙须玉簟寒。自把红窗开一扇，放他明月枕边看。’此纳兰容若诗也。于唐人最近韩冬郎。”

赵执信（秋谷）一号饴山，山东益都人。康熙十八进士，著有《因园集》。执信娶王士禛之甥女，初相契重，后因事失和，渐相诟詈，仇隙终身。《听松庐诗话》记秋谷二事：（一）相传某官行取御史入都，以诗质于秋谷，佐以土仪。秋谷复之云：土仪拜登，诗集璧谢。其人衔之，于是有纠劾之事。因文字而为倾陷，其人固不足道，然秋谷所为，未免自处于薄矣。又冯协一者，文毅公之子也，歿后其子检遗稿求正于秋谷，秋谷为之序，嘲消百端。夫诗一艺耳，己能之固无可骄，人不能亦无可诮。如骄而加之以薄，无乃于温柔敦厚之旨先自失乎？（二）王西涧见秋谷风鸢诗，病其一字，为易之。秋谷谢以诗云：谁解攻吾短，平生君尚存。便应师一字，何减和千言。可见秋谷生平亦非全不服善者。

《松心日录》谈毛奇龄论乐理之言最扼要：“诗通于乐，西河先生论乐精于论诗。凡古人论乐诸书，读者每苦辞繁而义奥，读先生《竟山乐录》，何其简明直捷也。其拟大招以箫笛竹音为众音之倡，拟唐乐笛色谱以四上尺工六为宫商角徵羽。虽三代无音之美未必即此而存，然使学者由四上尺工六以窥寻宫商角徵羽，而五音十二律还相为宫，不至过于高深玄妙而不可晓，则亦未尝非初学审音之一助也。”

尤侗字展成，号悔庵，苏州人。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词，官翰林院侍讲，有《西堂集》。《听松庐诗话》：“尤西堂句：‘独坐即深山。’张船山句：‘小坐移时又古今。’二语皆言简味

长。”《松轩随笔》：“西堂先生自恨不登甲乙榜，然才子名士之目，受两朝圣人之知，比于太白、东坡，洵文人之奇遇。”余少时题《西堂集》有句云：“‘飘零法曲传千载，游戏文章达九重。’出句谓《读离骚》《钧天乐》诸传奇，对句谓秋波制艺也。”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有《曝书亭集》。《松心日录》：国初古文诸家，余尤嗜魏冰叔、朱竹垞两先生之文。冰叔之文多议论，竹垞之文多考证。冰叔之文肆多于醇，竹垞之文醇多于肆，而其为言有序、言有物则一也。读《曝书亭集》，偶节录数则于此，是皆余意中所欲言者，先生已先我言之矣。

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工乐府，著《桃花扇》《小忽雷》传奇盛行于世。《诗话》云：唐胡琴有大忽雷、小忽雷。孔东塘得小忽雷，赋诗并记之。余旧有句云：“双弦幽咽声如诉，花外谁谈小忽雷？”“小忽雷”盖即今二胡之类。

阎若璩，字百诗，山西太原人，著《古今尚书疏证》《潜邱札记》等。《听松庐诗话》云：“‘簟纹如水晓惊秋，推枕寻钗搭臂鞦（鞦gōu，古代用以束衣袖以便动作的臂套）。郎困宿醒犹未起，一帘微雨看梳头。’此阎百诗绝句也。风韵绝类晚唐人。”

恽格，字寿平，一字正叔，号南田，江苏武进人。有《南田集》。《听松庐诗话》云：“恽南田画册论画有云：有笔有墨谓之画，有韵有趣谓之笔墨，潇洒风趣谓之韵，尽变穷奇谓之趣。余谓不独画为然，即诗家书家之妙，俱可互参。然趣可于笔墨上求之，韵必从书卷中得来，若无韵，则趣恐堕入恶趣也。”

张笃庆，字历友，号厚斋，山东淄川人。有《昆仑山房集》。《听松庐诗话》云：昆仑山人明季咏史七律警句云：“顾厨品藻矜名字，牛李升沉密网罗，”言党祸也；“山川绝少金银气，诛敛何殊花石纲，”言矿税也；“勾陈天远浮云蔽，贯索星明正气孤，”言田许之酷也；“阳球尚未尸玉甫，曹节偏能杀李膺，”言宦寺之恶也；“南还不少黄潜善，留守空为宗汝霖，”言马阮当权，虽有史阁部，无济也；“空余跋扈桓宣武，岂有勤王温太真，”言左良玉无勤王之意也。沉郁悲凉，诗中有史，而明之所由以亡，亦即此可见矣。

邵长蘅，字子湘，号青门，江苏武进人。有《青门集》。《松心目录》：“侯朝宗文以气胜；魏叔子文以力胜；汪钝翁文以法胜；朱竹垞文以学胜。四先生而外，求足以方驾者，其姜西溟邵青门乎。青门论学论文论诗之语，有实获我心者，因节录之。”《听松庐诗话》云：“人务为高语，亦复何难，但恐乏真意耳。余爱邵青门诗云：‘本无遗俗虑，习懒偶成癖。’又云：‘岂敢慕高蹈，良与蹇拙便。’又云：‘此行实饥驱，岂敢托高迹。’语极率真，却已入人肺腑。”又云：“青门七律，如《入春》四首、《丙辰五月》七首，皆学少陵而能以真气贯之者。”

陆次云，字云士，浙江钱塘人。有《澄江集》。《听松庐诗话》云：陆云士《咏坑儒》（一作《咏史》）云：“尚有陆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咏疑冢》云：“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鸚鵡洲”。均十余字耳，能使秦皇汉武为之短气。（按沈德潜《清诗别裁》卷十五在此诗后评云：“大为文人吐气。”）

罗宁默，字仲恭，广东顺德人。有《偶然斋集》。《听松庐诗话》云：仲恭诗有云：“贱交贵，莫到门，门前列坐三五阍，欲起不起半吐吞。”写恶阍状如绘。因忆施愚山诗云：“公卿号

吐哺，侯閤已颜赤”，公卿虽贤，然其閤状不恶者鲜矣。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有《聊斋集》。《松轩随笔》：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聊斋》为第一。渔洋有聊斋志异书后一绝云：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诗一作时）。《聊斋》实不仅以小说擅长，其诗亦能当大家而无愧。又有《俚曲》，为世所宝。

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广东南海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六莹堂集》。《听松庐诗话》：“元孝、药亭两家古诗，音节神理，皆从古乐府得来。元孝沉郁，药亭伉爽，又各因其性所近也。”又云：“梁药亭句云：‘信是帝王州壮丽，秦皇坟对汉皇坟。’是悲壮语。张船山句云：‘美人名士与英雄，一概累累古道旁。’是旷达语。同是陕西诗。”

高其倬，字章之，号芙沼，又号种筠，汉军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文良。有《味和堂诗集》。《听松庐诗话》：“高文良公勋业显著，而其诗乃云：‘诗外更无余事业，酒边时作小淹留；’想其天怀高旷不尽成功，有古人敦诗说礼雅歌投壶气象。”

法海，字渊咨，号陶庵，满洲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有《梅翁集》。《松心日录》：陶庵尚书句云：“自谓侍臣趋直早，不知深殿已宵衣。”国朝家法之善，莅政之勤，实是度越千古，比隆三代，诵尚书此诗，益令人职思其居不敢怀宴安之念也。

汪绎，字玉轮，号东山，常熟人，康熙三十九年赐进士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有《秋影楼诗集》。《听松庐诗话》：“古事多荒幻不足信，然直说破转无味。余爱李义山诗云：‘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又汪东山诗云：‘神仙不作儿童